

从“民生之盼”到“民生之变”

——海南瞄准“痛点”发力建设幸福家园

海南由于建省晚、底子薄，医疗、教育、文化等社会民生短板一直非常突出，也是当地老百姓感触颇深的“痛点”“难点”。民有所盼，政有所应。近几年来，海南加快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提升民生获得感，朝着海南人民幸福家园的愿景稳步迈进。

“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目标可期

今年3月24日，海南省儋州市一个新生儿出现严重酸中毒、肺出血等症状，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成功抢救，并在13天后康复出院。

“放在几年前，这种病例很可能抢救不过来，也来不及转诊。”该医院儿科主任李玲说。稍微复杂点的病要去省城治，大病要出岛求医，这曾是海南医疗卫生水平落后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海南不断引进省外优质医疗资源，加快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目前与海南医疗机构合作的省外医疗机构达49家。位于儋州市的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医院执行院长张少明说，2017年9月，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开展医疗合作，组建医联体。张少明带着16人的专家团队来到儋州，一待就是两年多。

“当时医院专家队伍少，运用新技术也少，整体医疗水平比较落后，经过这两年合作努力，发生了很大转变。”张少明说。

两年多来，医院已建成10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运用了112项新技术，多项技术填补海南和琼西地区空白。合作还促进了医院人才成长，研究生学历人数从合作前的14人增至56人，高级职称人数从合作前的69人增至124人。

医疗条件改善，最终受益的是老百姓。“以前儋州危重症病人转诊率非常高，去年医院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

抢救成功率均达100%。”海南西部中心医院重病医学科主任医生赵展庆说。

海南自贸港建设也为解决“看病难”提供了新的机遇。海南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张巍说，海南将配合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先行先试”政策，建设区域医疗高地，努力实现老百姓“小病不进城、大病不出岛”的愿望。

好老师好学校不再是“奢侈品”

说起孩子上学的事，海口市灵山镇下本岛村村民陈开琳开心得合不拢嘴，他的孩子2019年9月划片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初一读书。崭新的校园、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让他不再担心孩子的学习。

“老师对学生特别负责，孩子学习也很认真。”陈开琳说，多亏了政府引进好学校，村里的孩子也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为让学生“上好学”，海南近几年实施“好校长、好教师”引进工程，面向全国引进优秀校长和教师300名，75%倾斜支持贫困市县和乡镇学校；实施“一市（县）两校一园”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引进工程，目前正在洽谈和已经建成的学校和幼儿园共78所。

这些举措极大提升了海南基础教育水平。海南省教育厅自贸办主任邹文涛说，市县中小學生源流失的情况得到显著改善，回流趋势明显。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是海南省最早引进的一所优质学校，2018年和2019年高考，学校本科A批上线率高达97.18%、96.5%，成为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

引进的优质学校也带动提升了所在县域的整体教育质量和水平。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陵水分校不仅自身发展一年一个台阶，还帮扶县民族中学提升发展。陵水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文敬说，早

前陵水基础教育档次在省内靠后，老百姓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县外去上学，如今老百姓的教育获得感大大增强。

300名“好校长、好老师”也如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学校，校长包瑞在短短三四年内，就使得原已衰落30年的乡村学校重新焕发生机，初中部学生由80人增长到400多人。

软硬件改善提升海岛“文艺范”

细心的海南老百姓发现，近两年，海南高质量高水平的文艺活动和文化产品越来越多。话剧、戏剧、舞剧、音乐会、音乐节、演唱会以及各类文体活动和赛事接连不断。

知名音乐节在很多城市并不鲜见，但在以前，海南年轻人想要参加音乐节，要专门跑到外省。2018年和2019年，海南连续两年引进草莓音乐节，帮助不少年轻人完成了一项“心愿清单”。

“海南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消费市场和潜力巨大，尤其是自贸港建设开启后，将来国际性音乐节也会越来越多。”海南万象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圆介绍，草莓音乐节在海南第一年参加人数4.8万人，第二年增长到6.8万人，2000张早场票一个小时全部售罄。

演艺场所是文艺活动的基础。海口市旅文局文化艺术科科长徐毅说，原来海口的文化设施非常有限，没有大型体育场，办演唱会和大型赛事捉襟见肘。经过不断投入，海口演艺场所已由几年前的3座增加到了13座。

尤其是2018年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体育场投用，填补了海南无法承办世界级国际赛事的空白。五源河体育馆二期项目预计明年底竣工使用，将可举办各类国际体育赛事及文艺演出，进一步丰富市民的文体生活。（据新华社）



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学校(6月18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在海南博鳌超级医院，医生为患儿看病(2018年7月17日摄)。

■新华社发



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学校校长包瑞(右三)在与学生们交流(6月18日摄)。

■新华社发

奋斗绘就“新天府”

——川蜀大地干群“战贫”轨迹扫描

在世人眼中，千年都江堰造就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其实，在都江堰滋养着的成都平原之外，四川还有广袤的高原地区、凉山彝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四大连片贫困地区，千百年来与贫困抗争。

幸福来自奋斗，实干成就梦想。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川蜀大地上，广大贫困群众在党员干部带领下不懈奋斗，正在绘就全面小康的“新天府”画卷，创造美好幸福生活。

初心：“战贫”之役 尽锐出战

清晨，大凉山，通往“悬崖村”阿土列尔村的钢梯闪着银光。

驻村第一书记帕查有格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5月，村里的84户贫困户搬下山，住进了县城边的安置小区，但山上还有一些村民，还有农田、果园、牛羊，产业发展、旅游开发……还有很多事要做。”

2015年，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政府工作的帕查有格，被选派到阿土列尔村任第一书记。那一年，他29岁，女儿才两岁，而妻子正怀着二胎。

“那时到村上还没有钢梯，只有17段简易藤梯，最陡的地方接近90度，背后就是万丈深渊……”第一次到“悬崖村”，帕查有格爬了3个多小时。

艰险之余，更令帕查有格心酸的是村庄的困窘。“村民住在低矮的土坯房中，没手机网络、没自来水，光伏电仅能供照明，地里就种些玉米、土豆，广种薄收。”

“组织信任我、派我来，我就要干出个样子。”驻村第一书记任期一般为两年，帕查有格和其他帮扶队员在阿土列尔村至今已工作4年多。

组织村民成立合作社种脐橙、花椒、核桃、养羊；改建藤梯为钢梯，发展旅游；开办幼教点；搬迁贫困户……驻村干部和村民在各方的支持下，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干，阿土列尔村一年一变样。

“现在‘悬崖村’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帕查有格说，“但是，脱贫攻坚这场仗还没打完，我还得继续坚守。”

帕查有格是四川5.9万名驻村帮扶干部中的一员。作为全国扶贫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四川省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集结各方力量，调动各方资源，下足“绣花”功夫，向全面消除绝对

贫困发起最强总攻。

打硬仗，要配备最能打仗的人。为集中力量攻克位列“三区三州”的凉山州贫困“堡垒”，2018年，四川对凉山州11个深度贫困县组建11支专门工作队，在全省选派5700余名干部常驻开展综合帮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扶贫一线的党员干部付出的，除了心血、汗水，甚至还有生命。“你走出穷山沟，又来到穷山沟，百姓的冷暖忧愁，总放在心头。你把村民当亲人，付出了所有……”一名网友的留言，道出对党员干部马伍萨的深情怀念。

出生在大凉山的马伍萨，生前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农机推广服务中心的一名彝族干部。在甘孜州甘孜县夏拉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他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5月13日不幸去世，年仅38岁。

据四川省扶贫开发局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在脱贫攻坚中因公献出生命的人员已达77名。在和平年代，这些英雄们以生命赴使命，在没有硝烟的“战贫战场”将为民初心淬炼成钢。

奋斗：宁愿苦干 不愿苦熬

秦巴山深处，重峦叠嶂，沟壑纵横。身高仅1.5米的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小田村村民秦发章，走路一瘸一拐，但他黝黑的脸上写满了不屈与自豪。

今年51岁的秦发章儿时患上小儿麻痹症，因家里穷没钱治病，落下了终身残疾。从14岁开始，他到外地学手艺、打零工，又回乡种地，百般辛苦，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魔咒”。

2014年精准扶贫启动，秦发章家被确定为贫困户。在干部帮扶和扶贫政策支持下，他内心“不认命”的倔强被充分激发。

“每天公鸡打第一声鸣我就起床，比任何人出门都早；坡陡路不平，我就坐在山坡上溜着走；背不起满背篋粮食，我就背半背篋，多跑两趟。”秦发章说，想脱贫，要靠奋斗。

如今，秦发章通过发展种养业，年收入超过10万元，不仅甩掉“穷帽子”，还住进新房子，过上了富足的幸福生活。

左手缠绕着红毛线，右手握住一根织针，手指交错翻飞之间，一只婴儿毛线鞋逐渐成形。在四川阆中市王家嘴社区残疾人编织基地，双下肢瘫痪的李荣华

是业务骨干。

李荣华今年36岁，是阆中市得阳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曾经想脱贫却苦于没有技能。2018年，当地残联建立手工编织基地，面向贫困残疾人开展技能培训。

“开始我不好意思出来，怕学不会被别人笑话。”李荣华说，残联的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开导，既扶贫又扶志，坚定了她参加培训的信心。培训之余，她还上网找视频自学。

如今，李荣华通过一针一线的编织，不仅收入稳定、顺利脱了贫，家庭生活也经营得很温馨。“作为一个残疾人，能自食其力挣钱养家，我觉得很幸福。”李荣华说。

地处大凉山深处的凉山州昭觉县谷莫村平均海拔2300米，是脱贫攻坚的难中之难。由于丈夫长期患病，村民俄地曲西曾是村里最困难的贫困户，也是干部帮扶的重点。

打猪草、拌饲料……靠着养殖生态猪和土鸡，俄地曲西逐渐脱了贫，从土坯房搬进了新居，还开办了彝家风情民宿，年收入超过5万元。

昔日“最困难的人”变成了谷莫村的“致富带头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努力干，加油干。我还要带动更多妇女努力脱贫奔小康。”俄地曲西说。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20世纪90年代闻名全国的巴中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们用自己的不懈奋斗，生动诠释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圆梦：走小康路 绘“新天府”

一片片白色大棚里，一串串各色葡萄，果实累累。

在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果园村的“好运来”家庭农场内，种着阳光玫瑰、夏黑、美人指等8种葡萄，33岁的农场主张雄在藤蔓叠生的葡萄架下忙着采摘。

“种上了好果子，娶来了好妻子，生了个好儿子，买了个好车子，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对于张雄来说，小康生活就是这六个“子”。

十多年前，果园村却名不副实。全村7000多亩土地，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村民普遍不富裕。

“我们四处考察，最后敲定葡萄种植作为村里的主导产业。”果园村党总支书记李永伟说，从最初试种2亩，到如今的5200亩，小葡萄成了增收奔小



左图为通往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的简易藤梯(2016年5月14日摄)；右图为改建后的钢梯(2017年12月5日摄)。

■新华社发



▲在四川省阆中市王家嘴社区残疾人编织基地，工人在制作手工儿童鞋(6月14日摄)。

■新华社发

▲在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果园村，张雄在查看葡萄长势(6月16日摄)。

■新华社发

康的大产业，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3.1万元。

如今，行走在川蜀大地上，不论是成都平原、川中丘陵，还是西部山区，各地在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小康过程中，各有创新、各有特色，相同的是村民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川中丘区的乐至县金鼓村，倡导乡风文明有实招。村民在环境卫生、邻里关系、尊老爱幼等方面履行村规民约，即可获得“幸福积分”，并能在“幸

福超市”里兑换生活物品。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67岁的村民王显荣和老伴用“幸福积分”兑换了一桶菜籽油、五包挂面、两提抽纸，笑呵呵地满载而归，“我们老两口赶上了好时代。”

在德阳市旌阳区高槐村，咖啡屋、扎染工作室、非遗“潮扇”等十余个新商户散布在青山绿水间，昔日贫困村成为网红打卡地，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超过2.3万元。

“小康对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在

我的咖啡店里都实现了。”返乡创业的“芳华·旧时光”咖啡店主人刘雪梅说。

……

截至2019年底，四川贫困县从2013年底的88个减少到7个，贫困人口从625万人减少到20.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6%下降到0.3%。

当前，攻克最后“堡垒”的反贫困决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全新的“天府之国”定会呈现在世人面前。

(新华社成都7月20日电)